

烈药

L I E

Y A O

〔加拿大〕阿瑟·黑利著



I711.45/
6

药 烈

〔加拿大〕阿瑟·黑利 著

文 平 尚援朝 译
谷嘉旺 迈 建

中国文联出版社

Arthur Hailey
STRONG MEDICINE

Doubleday, New York, 1984

烈 药

[加拿大]阿瑟·黑利著

艾 平 肖援朝 谷嘉旺 迈 建 译

*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8.25 印张 2 插页 391 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7年6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0,001—60,000

书号: 10355·688 定价: 3.30元

急症，要用非常手段救
治，否则是不中用的。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眼下，‘我们已经被无数
自诩神奇的药物所压倒，现
在，他们又添了一种新的。

托马斯·塞登翰医生
(一六二四——一六八九)

致 读 者

一九七九年《超负荷》一书出版后，我曾宣布退休。我感到疲惫，生活一直非常紧张。当时，我对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怀着感激之情，他们从许多方面丰富了我的生活，包括使我的退休成为可能。现在我也依然如此。

当时，我希望在剩下的岁月里，同我亲爱的妻子希拉一起度过更多的时光，更多地一道旅行，钓钓鱼，读更多的书，听听音乐，干其他从事创作的作家所不能干的事。

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由于冠状动脉六处阻塞，我正濒于死亡。这是过后不久我的朋友和医生——旧金山的爱德

华·罗宾斯大夫诊断出来的。他敦促我立即接受手术治疗。手术由得克萨斯心臟研究所的丹顿·库利医生和他的同事进行，接了四重旁路。对那家研究所，我怀有深深的感激。

希拉通力支持，在我们漫长和充满挚爱的婚后生活中，她一贯如此。这部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西莉亚同希拉读音相近，并非仅是巧合。

这一切的后果是我恢复健康，重新变得精力充沛，以至于有一天希拉说：“我觉得你应该再写一本书。”

我接受了她的建议。其结果就是《烈药》。

阿瑟·黑利

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日

目 录

致读者	阿瑟·黑利	1
引 子 一九八五年		1
第一部分 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三年		5
第二部分 一九六三年——一九七五年		121
第三部分 一九七五年——一九七七年		256
第四部分 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五年		395
尾 声		573
译后记		577

引 子

一九八五年

波音747客机飞离伦敦半小时后，机身前部二层的头等舱里，安德鲁·乔丹医生伸出手去，握住妻子的手。

“别愁眉不展的，”他劝道，“不会出什么的。”

“不出事是不可能的，”她说，“丹尼斯·唐纳休不会轻易放过的。”

听到妻子提起新英格兰的这个长于利用多数人感情的美国参议员的名字，安德鲁做了个鬼脸。“我正等着午餐呢。真有必要倒我的胃口吗？”

“别开玩笑，安德鲁。别忘了，已经出了人命，与药物有关。”

“跟你不沾边。”

“都一样。如果有人要打官司，也脱不了干系。我也许会进监狱。”

安德鲁试图排遣这沉闷的气氛，“还没到那份上呢。不过，你要真进去了，我保证天天去看你，提上藏着锯条的蛋糕。”

“啊，安德鲁！”西莉亚转向自己的丈夫，微笑中既含

情脉脉又有一抹哀愁。

安德鲁暗自寻思，结婚二十八年了，妻子依然楚楚动人，机敏而又坚强，真是幸运。而且，这绝非自作多情，妻子的这些优点，还不仅这些，安德鲁是屡见不鲜的。

“这真不错。”身旁冒出一个女子的声音。一个豆蔻年华，水灵、活泼的女乘务员，正欣赏着安德鲁夫妇的握手。

安德鲁抬头一瞅，淡淡地对她说：“上年纪的人有时也会相爱。”

“真的？”空姐也是打趣的口吻，“这，我可没想过。再来点香槟吗？”

“好的。”

窥见姑娘打量着自己，安德鲁心里明白，可以并无虚荣地说，即使在一个可以做自己女儿的人的眼里，他也算得上一表人材。伦敦的那位专栏作家上星期是怎么形容他的：“……的那位一头华发，相貌堂堂，身为名医的丈夫，”等等。当时安德鲁嘴上不说，心里却美滋滋的。

香槟酒倒入杯子，安德鲁又靠稳在座椅背上。他喜欢头等舱里的这些特殊待遇，尽管今天不象往常那样使人陶醉。当然，这靠的是妻子的钱。作为一个繁忙的内科医生，他的收入绰绰有余，但他是否会把钱挥霍在伦敦与纽约之间的机票上，就难说了。至少，象他妻子，以及安德鲁本人有时所做的那样，乘私人飞机在北美各地旅行，肯定是非份之想。

应该更正一下，安德鲁提醒自己，这是迄今为止的旅行，眼下将会发生些什么变化，实在难以预料。

然而，在他们的婚后生活中，钱，从来没有引起任何问题，连一次口角都未因此发生过。从一开始，妻子就坚持，

俩人的一切应不分彼此。他们在银行的帐户是合开的，尽管时至今日，安德鲁在其中的贡献小得多，但俩人都没有计较过其间的差别。

波音747在大西洋上空轰鸣着向西飞去，安德鲁漫无边际地遐想着，两人的手仍旧握在一起。

“安德鲁，”妻子说，“你总使人感到宽慰，无论何时何地，而且总是那么坚强。”

“真有意思，”安德鲁答道，“我正在想，你是多么坚强。”

“世间有各种不同的力量，我需要的是你的。”

舱内开始忙碌起来，准备开午饭了。打开了折叠桌，放上了雪白的亚麻餐巾的银餐具。

停了一会，妻子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要与之抗争。”

“你难道不是一贯如此吗？”

她象往常那样，凝神盘算着：“这几天，我得选定一个律师，这人必须扎实稳健，太浮了不行。找个卖狗皮膏药的，就会铸成大错。”

安德鲁紧紧地握了握她的手，“这才象我的老婆。”

她报以一笑，“你会到法庭上同我坐在一起吗？”

“每天都去。病人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直到事情过去。”

“你可不能那么干，不过我真希望你能同我在一起。”

“还有其他医生呢，可以安排一下。”

“也许，”妻子说，“也许，同合适的律师一道，我们能创造出奇迹。”

安德鲁把刀子伸进刚刚送到面前的一份鱼子酱里。眼前的麻烦再紧迫，也没必要妨碍口福。

“有可能，”他把鱼子酱抹在面包上，“我们，你和我，是从一次奇迹开始的。从那以后，又出现过不少，都是靠了你。难道不能再有一次？这次完全是为你。”

“那真成奇迹了。”

“就是奇迹。”安德鲁柔声纠正道。

他合上双眼，香槟酒和高空飞行使他昏昏欲睡。朦胧中，他回忆起第一次奇迹。

那是很久以前了。

第一部分

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三年

乔丹医生平静地说：“你妻子不行了，约翰。她还能活几小时，仅此而已。”见眼前这个身着工作服的矮小年轻人，脸色苍白而又饱含痛苦，他又补了一句：“我也不愿讲这种话，但我想，你希望知道实情。”

他们是在新泽西州莫利斯敦城的圣比德医院里。傍晚时分，窗外隐隐传来小镇上的喧闹声，微微搅动着他们之间的沉寂。

借着医院房间里暗淡的光线，安德鲁瞅见，病人丈夫的喉头由于惊愕骨碌了两下，然后勉强挤出话来：“我简直无法相信。我们才开始，刚刚开始，你知道，我们有了个娃娃。”

“我知道。”

“这么着就……”

“觉得不公平？”

年轻人点点头。看上去，他善良正派，踏实肯干。他叫

约翰·罗，二十五岁，只比乔丹医生自己小四岁。显然，这消息对他打击很大——这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安德鲁竭力想安慰这个年轻人。尽管常同死神打交道，职业素养也使他能够把握死亡临近的种种端倪，但是，究竟怎么把真情告诉病危者的亲友，是直截了当呢，还是尽可能婉转些，他实在吃不准。无论在医学院，还是后来的生涯中，都没有人教过他。

“是病毒不公正，”安德鲁说，“通常，治疗是有效的，这一次在玛丽身上不灵了。”

“再没有什么办法了吗？兴许有什么药可以……？”

安德鲁摇摇头，未置一词。眼下还没有药可以治疗晚期传染性肝炎引起的严重昏迷。而且，他今天已请教过诊所所长诺亚·汤森特，他还是圣比德医院的内科主任。可是，即使告诉约翰这一切，又有什么用。

就在一小时前，汤森特对安德鲁说：“你已经竭尽全力了，就是让我来，也只能这样。”接着，安德鲁通知了正在附近布恩吞镇上的工厂里上中班的约翰·罗。

真他妈的！安德鲁瞟了一眼升高了的铁床上那纹丝不动的身形。屋里只有这一张床，门外走廊上赫然写着“隔离室”几个字。床边架子上吊着输液瓶：葡萄糖、生理盐水和复合维生素B，通过一根针头正滴入玛丽的小臂静脉中。

窗外夜幕低垂，正是大雨滂沱，间或传来暴风雨中的殷殷雷鸣，真是一个令人厌烦的夜晚。也是这个年轻妻子和母亲的弥留之夜。仅仅一星期前，她还身体健康，行动自如。妈的，的确不公平！

今天是星期五。就在这星期一，这位娇小可爱而又显然不适的玛丽·罗来到安德鲁的诊所。她觉得不舒服，浑身乏力，吃不下饭。体温38度1。

罗太太诉说，四天前出现过这些症状，还吐了，第二天好了些，以为没事了。可现在又出现了同样症状，感觉比上次更难受。

查看她的眼底，微微泛黄。皮肤显出黄疸症状。摸摸肝，柔软、肿大。询问后，安德鲁知道，上个月，玛丽和丈夫一起去墨西哥短期消假，曾住在一家收费低廉的简陋旅馆里，吃过那里的饭，也喝过水。

“你现在就得住院治疗，”安德鲁告诉玛丽，“还要验一下血，但我完全可以断定，你得了传染性肝炎。”

玛丽似乎给吓着了。安德鲁解释说，她可能是在墨西哥吃了不干净的东西，也许是受了带有肝炎病毒却仍在摆弄食品的人的传染。这在卫生条件不好的国家是常有的事。至于治疗，主要是保守性的，通过静脉点滴，适量输液。安德鲁还补充说，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能痊愈，也就是三、四个月时间，玛丽只需在医院小住几天就可以回家了。

玛丽凄然一笑，问道：“那其余的百分之五怎么样？”

安德鲁笑着回答：“那不过是统计数字，你不会属于此列的，别操这份心！”

可他恰恰错了。

玛丽的病情不但没好转，反而见重了。她血液里的胆红素不断上升，表明黄疸增加，肤色黄得令人吃惊。更严重的是，到星期三，化验表明，她血氨的含量已达到危险水平。功能衰退的肝已无力处理肠内不断形成的血氨。

及至昨天，玛丽的精神状态变坏了。她昏昏沉沉，神志不清，不知道自己在哪儿，怎么来这儿，不论是安德鲁还是自己的丈夫，她都认不出来了。于是，安德鲁警告约翰·罗，他妻子病得很厉害。

星期四一整天，安德鲁因无计可施而忧心如焚。除了替人看病，他总在冥思苦想，可是毫无结果。他明白，病人复元的障碍，是体内氨的增加。怎样解决呢？目前的医药水平，还无法提供有效的治疗手段。

终于，那天下午，冲着到诊所来的那个倒运的药品公司女推销员，安德鲁大发了一顿脾气。现在想起来，有点不公平。那个女人是“新药推销员”，或许该叫“女新药推销员”？对这一点，安德鲁并不关心，他甚至想不起她的名字与相貌，只记得戴一副眼镜，年纪很轻，简直是个孩子，兴许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

女推销员是费尔汀—罗斯制药公司的。事后，安德鲁想，当接待员通报说门口有位推销员求见时，他干吗答应见她。然而他同意了，或许可以了解一些情况。女推销员开始介绍那家公司刚刚推出的最新抗菌素时，安德鲁却走神了，直到那女人说：“大夫，你根本没听！”这使安德鲁恼羞成怒。

“也许是我有更重要的事要想，可你却在白白浪费我的时间。”

这不够礼貌，安德鲁平时不这样。但他现在为玛丽烦恼。再说，对药品公司和那种拼命推销的做法，他素无好感。是的，那些大公司出过一些好药，但大吹大擂的兜售，包括对医生的曲意奉承，实在让安德鲁嫌恶。还在医学院念书时，他就遇到了这种事。药品公司深知这些学生将来就是开

药方的人，于是各公司的代表缠住他们不放，大加吹捧，同他们拉关系，套近乎。药商代理人下本钱的伎俩之一，就是把听诊器和出诊箱白送给学生，有的学生也觉得正中下怀，安德鲁不这样。尽管没有多少钱，为了保持人格的独立，他还是宁可自己买。

“大夫，也许你能告诉我，”费尔汀一罗斯公司的女推销员昨天说，“到底什么事，这么重要！”

于是，安德鲁劈头盖脸地教训了她一顿。讲了玛丽·罗由于血氨中毒处于危险之中的情况后，安德鲁尖刻地说道，如果费尔汀一罗斯一类公司不是取法他人，即在已有的六、七种抗菌素外，再推出一些不见得更好、也未必更差的新药，而是致力于研制能够防治过量血氨的药物，该多好……

说到这，安德鲁才住嘴。对这一通无名的发泄，他开始感到不好意思。而这时，女推销员收拾起那些样品和说明书，她只说了句：“午安，大夫。”就出去了。不然，安德鲁是会向她道歉的。

昨天就这样过去了。面对玛丽·罗，安德鲁一筹莫展。

今天早晨，安德鲁接到楼层护士长勒德洛太太打来的电话。

“乔丹大夫，您的那个病人，玛丽·罗，情况真让人担心。她开始失去知觉，一点反应也没有。”

安德鲁赶到医院。玛丽·罗昏迷不醒，一个住院医生在那儿。尽管应该赶去，但安德鲁心里很明白，他并无回天之术。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输液，然后默默地期待。

现在，一天快过去了，显然，期待落空了。玛丽·罗的病看来已无可挽救了。